



尾張秦士鉉先生著

世說箋本

全部
十冊

文政丙戌春新刻

世說新語補序

余少時得世說新語善本吳中私心已好之每
讀輒患其易竟又恠是書僅自後漢終於晉以
為六朝諸君子即所持論風旨寧無一二可稱
者最後得何氏語林大抵規摹世說而稍衍之
至元末然其事詞錯出不雅馴要以影響而已
至於世說之所長或造微於單辭或徵巧於隻
行或因美以見風或因刺以通贊往往使人短
詠而躍然長思而未罄何氏蓋未之知也余治
燕趙郡國獄少間無事探橐中所藏則二書在

七言詩言不
焉因稍為刪定合而見其類蓋世說之所去不
過十之二而何氏之所采則不過十之三耳余
居恒謂宋時經儒先生每譏謫清言致亂而不
知晉宋之于江左一也驅介胄而經生之乎則
毋乃驅介胄而清言也其又奚擇矣
嘉靖丙辰季夏琅琊王世貞譔

世說新語序

易稱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者言之餘響
而言者意之景測也是以莫逆之旨恒存乎相
視糟粕之喻無与於心傳由百世之下讀其書
而欲想見其為心不亦遠乎此立言者之所以
難也晉人雅尚清談風流暎於後世而臨川王
生長晉末沐浴浸漑述為此書至今諷習之者
猶能令人舞蹈若親覩其獻酬儻在當時聆樂
衛之韶音承殷劉之潤響引宮刺羽貫心入脾
尚書為之含笑平子由斯絕倒不亦宜乎蓋晉

人之談所謂言之近意而臨川此書抑亦書之
近言者也。余幼而酷嗜此書，中年彌甚。恒著巾
箱，鉛繫數易。韋編欲絕，第其句或勾棘語，近方
言，句深則難斷，語異則難通。積思累校，小獲疏
明。終乎闕疑，以遵聖訓。至於孝標一註，博引旁
綜，前無古人。裴松之《三國志》註，差得比肩，而頗
為俗夫撓入。叔世之談，恨不能盡別淄澠，時一
標出，以洗卯金氏之寃。初雖閱之，帳中既欲公
之多嗜，而叅知喬公見之，亟相賞譽，即授梓人
爰綴末章，叙所繇梓是編也。成。吾豈敢謂二氏

之忠臣，抑庶幾不為風雅之臯人乎。

萬曆庚辰秋吳郡王世懋撰

予刻世說，豫章舊所病勾棘難通者，亦既有倫
矣。惜也。予固讐對之功闕焉。探字疏句，往往而
訛。幾於誤人。標評小語，亦續有得。時復循覽，而
恨其未覈也。家兄元美嘗並何氏語林，刪其無
當合為一編。久乃散落。友人張仲立得而嗜之。
次第備註，而更為訂。何氏之乖迂及益其註之
未備，鉛繫經年，殺青滿室。會予將之閩中，手以
相示。且請序作者之意。予豫章後重校善本，不

各授之。蓋臨川孝標功緒畧當元朗羽翼意亦勤矣。昔猶璋判。今始珪合。予所研覈不實者。將無鄭玄之遇服氏哉。若孝標一註疑有羈入中間。稍為指擿。終未得起斯人于九原。令千載洗然也。書以復仲立。仍具此意。相與商求之。是歲乙酉初春。世懋再識。

刻世說新語補序

往余讀世說新語。輒手之不釋。蓋臨川王潛居研志耽情。墳籍為宗室之表。所愛佳事清言。采而書之。當時如太尉袁淑。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諸公引為佐吏國臣。故紀載周悉。劉子孝標學既該博。又好異書。從而註之。故引證特詳。彼崔慰祖謂為書淫。或於是書有癖也。國朝何元朗博洽嗜古。上溯漢晉。下逮勝國。廣為語林。王元美刪其冗襍。存其雅馴者。為世說新語補。敬美自幼酷好是書。鑽厲有日。于字句

勾棘難通者。疏明之于舊註。為俗子攙入者。標出之。自謂洗卯金氏之冤。曾刻豫章。續有正者。復刻吳郡。張仲立校之。已為善本。敬羨又加指摘。其批評視劉辰翁加詳。再刻閩中。王汝存校之。問序于不佞。因得再讀。驚高論于曠代。聞長嘯于異時。又何快也。若以世說等孔思尚之語錄。而槩為瑣言。比劉彤之晉紀。而都云才短。談何容易。受唾千載。吾于劉子玄。亦有目睫之譏云。夫何氏羽翼臨川。厥功偉矣。乃二王表章。合而為一。俾江左風流。紹述東京者。千萬世而一。

日臨川有知。將謂賞音之士。寧獨劉玄靖邪。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余于茲編亦云。萬曆丙戌秋日。沔陽陳文燭玉叔撰。

題世說新語補後

嘉靖中華亭何元朗氏雅以博洽著稱其所輯
語林上溯漢魏下逮勝國正史之外益以稗官
小說撮其佳事佳話分門比類以擬於臨川之
世說要其所擬亦河汾之于洙泗耳無論宋以
後事蕪溷而難入也隋唐諸君子有片語合作
否其人有江左風致足模寫者否即所載司馬
家一代事辭往往撫拾臨川所棄大官餘庖耳
故愚嘗謂千載而有臨川不復能成世說矣家
弇州先生取何氏之書求其事馴雅者理中清

者節取之附諸世說以補臨川所未備使人讀之宛然面接嵇阮之清狂耳聆劉許之玄理目觸王謝之琳琅忘其為晉以後事矣此曷以故何氏拙于矜富弇州巧于見長也余往歲負瘡冲滅性之譏嘔血數升神氣都損嘗得此編時置案頭以當枚叢友人張仲立秦汝約數相慰存見而賞焉將分校刺之余病弗果於是校注之任專之仲立譬對則汝約預有勞焉夫孝標一注踴稱詳贍然皆二百季間語耳其人可指數向事可臚列也况乎大江以北文獻無徵熟

王謝諸家乘則思過半矣仲立素瓌璋博稽羣籍多所訂訛以相發明豈惟於博雅之士有裨哉即何氏歸忠臣而臨川稱冢嫡可也是歲乙酉春三月既望瑯琊王泰亨識

世說新語補凡例十則

- 一 是書選次悉從瑯琊原本第瑯琊止錄正文而註未及也今以次補入
- 一 原本惟錄正文故已見世說註中而語林複載者什不下二三並以入選失檢矣今刪之
- 一 劉氏原註可稱詳備何氏致多訛闕想出一人之手獨智難周耳今特讐校遺者補之訛者正之
- 一 劉氏註往往為義慶補亡是以顯古者並

重馬若語林多有事本相屬分為二科者
 如劉巴詆張飛崔慰祖稱劉孝標睦夸傷
 崔浩之類意將示博味乃索然今並合之
 一編中諸人家世履歷及諸事實以次隨註
 其已見者不註有未見而詳於後卷者舊
 例書別見從之有未詳者姑闕以俟
 一凡魏晉六朝偏安之主姓字履歷略具註
 中漢唐宋帝王昭著耳目則畧焉俱做世
 說舊例也

一諸人有前稱名字後稱官者或一人三四

稱者觀者以次詳視可得矣直恐乍檢無
 緒摘其尤者別為釋名附之卷末

一世說豫章本圈釋句讀特便觀者語林則
 亦依補其中雋語別為圈點幾於溷矣且
 語林所無故不復存摘奇咀華各俟乎人
 一宋劉辰翁校刻世說註稍同異批評多作
 隱語今王學憲亦多發明並采之標於上
 方

一是編校勘亦既偕我同志第往往矮子觀
 場癡人說夢羣蛙亂聽不得不一筆削李

卓老不辭專制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舊序二首

晉人樂曠多奇情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世
 說可觀已說為晉作及于漢魏者其餘耳雖典
 雅不如左氏國語馳騫不如諸國策而清微簡
 遠居然玄勝舉如衛虎度江安石教兒機鋒
 似沉滑稽又冷類入人夢思有味有情嚙之愈
 多嚼之不見蓋于時諸公剗以一言半句為終
 身之目未若後來人士俛焉下筆始定名價臨
 川善述更自高簡有法反正之評戾實之載豈
 不或有亦當頌之使與諸書並行也晚後淺俗

索解人正不可得。嗚呼！人言江左清談遺事，槃槃一老，出其遊戲，餘力尚足辦此百萬之敵。茲非談之宗歟？抑吾取其文而非論其人也。丙戌長夏，病思無聊，因手校家本，精刻其長註，間疏其滯義。明年以授梓，迺五月既望，梓成。耘廬劉應登自書其端，是為序。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江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為此書，採掇綜叙，明暢不繁，孝標所注，能收錄諸家小史，今釋其義，話訓之賞，見於高似

孫緯略。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謝湖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觀。爰付梓人，傳之同好。因歎昔人論司馬氏之祚，亡於清談，斯言也。無乃過甚矣乎？竹林之儔，希慕沂樂，蘭亭之集，咏歌堯風，陶荆州之勤敏，謝東山之恬鎮，解莊易則輔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法深領其乘，或詞冷而趣遠，或事瑣而意奧，風旨各殊，人有興託。王茂弘祖士稚之流，才通氣峻，心翼王室。又斑斑載諸冊簡，是可非之者哉？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余以瑯琊王之渡江，諸賢

弘贊之力為多。非強說也。夫諸晤言率遇藻莪，遂為終身品目。故類以標格相高，玄虛成習。一時雅尚，有東京厨俊之流風焉。然曠達拓落，濫觴莫拯，取譏世教。撫卷惜之，此於諸賢不無遺憾焉耳矣。刻成序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吳郡袁聚撰。

世說舊題一首 舊跋二首

宋臨川王義慶采摭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為世說新語，極為精絕，而猶未為奇也。梁劉孝标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別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記載特詳，間見未接，寔為注書之法。右見高氏緯畧

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

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復。其注亦小加剪截。最為善本。晉人雅尚清談。唐初史臣修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賴此書以傳後世。然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證之。間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為增損。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黃姑亦傳疑。以俟通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斧題。

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于火。世說亦不復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說最後成。因併識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

笠澤陸游書

何氏語林舊序二首

何氏語林三十卷。吾友何元朗氏之所編。類做劉氏世說而作也。初劉義慶氏採擷漢晉以來。理言遺事。論次為書。標表揚摧。奕奕玄勝。自茲以還。稗官小說。無慮百數。而此書特為雋永。精深奇逸。莫或繼之。元朗雅好其書。研尋演繹。積有歲年。搜覽篇籍。思企芳躅。昉自兩漢。迄於胡元。上下千餘年。正史所列。傳記所存。奇蹤勝踐。漁獵靡遺。凡二千七百餘事。總十餘萬言。類列

義例一准劉氏之舊而凡劉所已見則不復出
品目分雖三十有六而原情執要寔惟語言
為宗單詞隻句往往令人意消思致淵永足深
唱歎誠亦至理攸寓文學行義之淵也而或者
以為披裂委瑣無所取裁歌散偏駁獨能發藻
飾詞於道德性命無所發明嗚呼事理無窮學
奚底極理或不明固不足以探性命之蘊而辭
有不達道何從見是故博學詳說聖訓攸先修
辭立誠蓄德之源也宋之末季學者牽於性命
之說深中厚默端居無為謂足以涵養性真變

化氣質而考厥所存多可議者是雖師授淵源
惑於所見亦惟簡便日趨偷薄自畫假美言以
護所不足甘於面牆而不自知其墮於庸劣焉
爾嗚呼翫物喪志之一言遂為後學之深痼君
子蓋嘗惜之元朗於此真能不為所惑哉元朗
貫綜深博文詞粹精見諸論撰偉麗淵宏足目
名世此書特其緒餘耳輔談式藝要亦不可以
無傳也辛亥四月之望文徵明書

華亭何元朗擬劉氏世說作語林成翰林待詔
文公既為序之以傳矣又以示師道俾志其末

簡予惟世說紀述漢晉以來佳事佳話以垂法
戒而選集清英至為精絕故房許諸人收晉史
者往往用以成篇不知唐藝文志何故乃列之
小說家蓋言此書非實錄者自劉知幾始而不
知義慶去漢晉未遠其所述載要自有據雖傳
聞異詞抑揚緣飾不無少過至其言世代崇尚
人士風流百世之下可以想見不謂之良史不
可也豈直與志怪述妖稽神纂異誣誕恍惚之
談類哉是故齊梁以來學士大夫恒喜言之宗
工鉅儒往往為之註釋綴續叙錄刪校尊信益

衆而此書亦益顯於是有儼之而作唐語林續
世說者矣然或止紀一姓或僅載數朝固未及
貫綜百代統論千祀也其所採擷亦終不能如
劉氏之精而元朗乃獨上溯西京下逮朔漠悉
取其精深玄遠之言瓌詭卓絕之跡聚而陳之
而劉氏所遺更加搜抉翦裁屬比嚴約整潔不
下前書自非博雅通方之士其孰能與於斯哉
抑義慶宗王牧將幕府多賢當時如袁淑陸展
鮑照何長瑜之徒皆一世名彥為之佐吏雖曰
筆削自己而檢尋贊潤夫豈無人若元朗則藏

器海濱。明經應舉。而不以帖括佔俾。奪所嗜好。細繹會萃。不仰同志。校之劉氏。難易豈啻什百哉。况世說精絕。亦由孝標作註。詳援確證。有不言之妙。顧事出二手。作述不同。而元朗所註。乃一時並撰。綱目互發。詳畧相成。開闔貫通。一無抵牾。至其所引。奧篇祕典。靡不具列。視之劉氏。富瞻畧等。信該洽之鉅觀。而文筆之弘致也。而說者顧以其多取近世。襍家頗傷玄雅。而又以鞞譯之士。廁之中華。夷夏幾不分。虎羊之鞞。為疑。是不知元朗之志。在於法戒。則不得不兼取。

久近而具列焉。耶律蒙古。近而可徵。蓋所謂商監秦喻也。惡得而舍諸。若夫其文則史。隨世汗隆者。又安能盡汰之哉。元朗之叙言語篇。固自謂玄虛簡遠。不得盡同。劉氏覽者可自得之矣。元朗著述大方。已詳文序。予獨論其與世說所以同異者。著之。亦以白作者之苦心。云爾。長洲陸師道撰。

之與子錢神論錢無勢而
熱及崔誥所云薰灼同謂
富豪也章句儒生所治也
意斷也曰章言斷處曰句
上林苑中頗有民居上林
苑令主之居作居止作業
也對婿也答禮也簡序積
而卻之也優驕驕傲也此
猶簡斥衣褐賤者服綺細
綾也縞縞之精白者粉胡
粉黑縷傳附也推髻髮髻
如推也操作執事也就
之就勢要人也噫不平之
聲也猶孔子作雉噫歌之
噫遠遼遠貌未央無
窮極也楚辭山修遠其途
遠老子况兮其未央蓋
謂不務德而勞氓故為非
之本傳乃改姓運期名耀
字慶光舊邦指齊魯及吳

魯魯之間有頃去適吳作詩曰遊舊邦兮
遙集兮東南心悒悒兮傷悴志非非兮
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讓競舉枉兮
先佞兮嗷嗷固靡慚兮獨建冀異州兮
逍遙兮遨嬉縱仲尼兮周流儻云觀兮
舍車兮即浮過季札兮與休惟魯連兮
不察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兮華
含含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囁囁兮
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囁囁兮
恒恒兮誰留至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為
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居廡下為人賃
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
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
博之問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
通為求葬地於要離塚傍成曰要離塚
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曰要離塚
友入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傭為新野縣街

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曰要離塚
友入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傭為新野縣街

留也一統志蘇州府皋橋
在閭內臯伯通居之廡

李札魯連之所在也非
高下不定也乘策乘車策
馬也吾俗謂京師論語舉
直措諸枉民服舉枉措諸
直民不服噫音延讒言捷
急之貌獨建謂獨建已操
儻或然之詞儻或親尚賢
之人我心則悅於是今又
浮於海也適吳之事發于
此即就也浮浮海也一說
輕舟也察見也光貌光儀
也雖不及見札連之光儀
而冀幸與其神靈同美也
臯盛也含含蓋麥秀貌與
麥秀漸漸一類語也或引
藝文類聚曰含含當作含
金也息敗也委結委曲鬱
結也恒恒恐也誰留向誰
留也一統志蘇州府皋橋
在閭內臯伯通居之廡

堂下周屋也。案食卓也。一說古謂俎曰案。鈔撮古者食皆獨卓。其制不大。季子葬。子見禮檀弓。要離殺吳王僚。子慶忌者。見吳越春秋。家在蘇州吳縣西。梁鴻墓在其北。考引書叙指南。胥吏色更條所由之類。曰街卒。按所由州郡官也。此謂為阿里街中卒。巡按郡邑。曰行部。導騎導引之士。然是街卒。非騎士也。范式事詳傷逃篇。孔嵩見范式傳中。後官至南海太守。鈔撮。亭有上下之稱。猶長亭短亭。李白詩。小子別金陵。來時自下亭。尔雅注。禊衣後裾也。釋名。言常在後見踞也。鄒陽書。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裾長故行則曳。

卒。范曄後漢書曰。孔嵩字仲山。南陽新野人。為阿里街卒。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嵩。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謝之。值巨卿行部。縣選仲山為導騎。巨卿見仲山。驚捉臂曰。子非孔仲山邪。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仲山曰。侯嬴長守於賤業。史曰。魏有隱士侯嬴。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困故。晨門肆志於抱關。論語疏曰。晨門閭受公子財。晨門肆志於抱關。人也。高士傳曰。石門守者。魯人也。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貧者士之是知其不可為之者。與時人賢焉。貧者士之

地耳。禮記。君子之於學也。遊焉。脩焉。息焉。遊焉。牧伯諸侯。即謂刺史。監者。監門也。史記。夷門者。大梁城之東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石門。魯城外門也。知其時之不可為而為之。是憫閔世之心深者。而為譏之誤矣。家語。貧者士之常。先傭後漢書。有黨錮傳。錮鑄銅鐵以塞隙也。借言塞仕進之路。見左傳。東漢之末。宦官誣眾。君子為黨。人陷之也。鹿車窄小。載容一鹿也。無牛馬而能行。獨一人所致耳。襟同雜。一作襟。非言所遺與所拾相合。雜不可分。辨詩。以遺秉滯穗。為寡婦之利。是謂摺拾遺穗。以

宜豈為鄙哉。巨卿敕縣代仲山。仲山以先傭未竟不肯去。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摺拾自資。兒嘗拾得五斛麥。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得通史。雲後知。即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裸。誓不肯受。人從樊英。馬融受經。好違時絕俗。為詭激之行。桓帝時。為萊蕪長。道居梁沛之間。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後辟太尉府。以疾不謚。曰貞節先生。周子居別見。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

自資也。詭激違俗立異也。
本傳注清白守節曰真。好
謙自尅曰節。一時一月謂
少時也。范史作時日之間。
楊慎字說曰。豫州漢陽音
真。後論為真。顧惇量曰。卿
見吾鄉叔度。故知吾國有
顏子。論語二句言其不可
思議也。顧氏云。後漢書時
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
之萌。復存于心矣。陳蕃及
周舉相謂語也。世說作周
乘。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
人。自稱吾若仲尼。長東魯
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
與為偶。蕃年十五。朗處一
室。父友薛勤謂之曰。孺子
何不洒掃。闔生而隱宮者。
又男子有罪。割勢者亦曰
關豎童。僕之稱。關豎宮中

出孤鄙。父為牛醫。穎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
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
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
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
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陳仲舉為豫章太守。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
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
不掃除。曰。大丈夫當為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
末。闔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
武謀誅宦官。反為所害。海內先賢傳曰。蕃為至
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至
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謝承後漢書曰。徐
孺。人清妙高。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辟。雖
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絮漬
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隧外。以水漬絮。
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謁。即去。
不見。喪主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解陳曰。武王式

侍人謂宦者。即周禮奄士
臺。即尚書省。隻鳥一枚也。
藉薦也。耐力對及。酒沃于
地。以降神也。謂札書姓名
也。即名刺。語類曰。以綿漬
酒。者要用自家酒。不用別
處底。群情辭下之情。府君
郡守之稱。廨公舍也。官屬
所居。太守所宜先問也。商
容見書武成。答賓戲。孔席
不煖。墨席不黔。注。煖。溫也。
文子曰。孔子無煖席。又見
淮南子。許叔重名。慎。為五
經異義。林狹而長。曰。楊所
在。謂道所經處也。五府。謂
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將
軍。瓊。赴京師。李固從京師
致書。永建中。瓊公車徵。中
途未進。先是徵聘處士多
不稱望。李固以書逆瓊。

商容之閭。席不暇煖。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
吾之禮賢。有何不可。稱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
徐孺子嘗事江夏黃公。後黃公亡歿。孺子往會
葬。無資。以自致。齋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
得前。魏郡太守香之子也。初。以父任。為太子舍
人。辭病不就。五府俱辟。不應。後將出。李固以書
逆。遺之。歷議。郎尚書僕射。延熹二年。拜太尉。封
祁鄉侯。梁冀誅。首居公位。
每而五侯擅權。稱疾不起。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
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續漢書曰。郭
泰字林宗。太

曰自頃胡元安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顧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邴音元本傳延熹二年梁冀誅復拜瓊為大尉封邴鄉侯五侯新豐侯單超上蔡侯左悺武原侯徐璜東武陽侯具瑗汝陽侯唐衡桓帝時宦官也通旅客舍也逆迎也旅客也有道君子舉士科名精廬講讀之舍大抵碑銘之述德行或阿君上或逼於勢諛墓中人過褒過實多枉董筆獨自憶之未嘗不有慙容也。乾象天文也左傳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國語周武王有支詩是也。風風采格品格標高舉也。

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成臯屈伯彥精廬乏衣食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以辭疾。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雋才遷司隸校尉為黨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高風承世除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陳釋叔穎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陳太邱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為聞喜令太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邱長風化宜流乃使元方將車。細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譙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雁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季方持杖後從。海內先賢傳曰陳譙字季方寔徵不就。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文若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文若

考引類書纂要曰躬行禮義人倫名實之教謂之名教弘簡錄聖賢之教曰名教忠義之訓曰名節。劉云此復何德行。龍門又見識鑿篇此以魚喻也。李膺為河南尹有人上書告膺等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桓帝怒逮捕黨人後赦歸禁錮終身。靈帝時曹節諷有司奏捕前黨皆死獄中。韋帶布褐刈芻牧牛皆賤人也。執案刀筆皆賤吏也。漢書注未仕者韋皮為帶求仕則革。

張協七命林無被褐山無韋帶。後漢臧宮封朗陵侯天爵見孟子尚上也。加也言難為之上也。鈔撮引萬世說卷六 卷一 六

姓統譜曰漢陳稚外蒼梧太守政事多暇民醇訟簡與之相安或疑稚叔此人外叔以形似訛

或別亦小坐箸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道見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

長文名群元方子也叔慈靖字慈明爽字凡人才德出入謂之龍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亦出潁川未詳其

左傳宣元年文若荀緄子也真人見莊子亦神人之類也

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亦還也方言班徹列也此燕日班東齊曰徹朝廷典儀劉云寫得可觀雍熙和樂也東京賦上下共其雍熙朝則也堯典黎民於變時雍又曰庶績咸熙劉云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郡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一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捉擲未害其真。強生優劣。其優劣不在此。李云揮劍不必捉擲。亦詐。果內忘于懷。固無所不可。吾未見其孰優孰劣也。或云當讀乘。載軒冕。乘字帶說。耳。老東老成之官吏也。蓋欲平生欲以仕宦顯。故今為司徒榮之耳。魏志公孫度字叔齊。為遼東太守。中平六年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至孫淵三世五十年而滅。館賓館。聞三人將至。設館待之。王烈字元方。大原人。舟中寬廣。尚可容人。疑遲疑也。言心不從。劉云。閱世而後知其難。賴有此語。

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著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魏志曰。寧與華歆。邴原俱遊學。天下亂。東度虛。館候之。

華歆王朗。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剡人。魏司徒。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

小人之殊途也。彼閑時愛買好。急則不顧。蓋自買好時已存此心矣。小人舉事不慮始。大率類此。馮準若此。此國家所以無攸賴也。言同志六人。死生同之。義猶一也。今此人非有義。理受之不可也。既受之。雖前途有事。豈可中道而棄之乎。

通鑑注。義故舊以義結者。按此。應故吏有君臣義者。言初心實欲受諸君子之贈。今至如此。其多故。懼途有難。注。厥人當作匹夫。出左傳。索解。將無當時語。即今無

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叙曰。歆為下。同志士。鄭泰等六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患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劉辰翁云。管勝。華勝。王人。不可以無辨。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義故。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語眾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單車遠行。將無以懷

乃乎也
李云且語言勝不能行而
已按能當作德

立春後逢五戌為春社祭
后土也立秋後逢五戌為
秋社

此用訓誥之體歷試出書
舜典謀而惠訓二句出左
傳襄廿一年嘉勳應德二
句出微子之命僖十二年
左傳外于王庭易解卦辭
繼室見左傳隱元年諗之
於融堅舊作處誤也
魏志呂虔傳注引孫盛雜
語王祥脫衣將剖冰求之

璧為罪左傳曰庶人無願為之計眾乃各留所
贈華嶠譜敘曰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
而不及然終不植產業陳羣歎曰若華公可謂通
而不介矣

王叔治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修社
會叔治感念亡母哀甚初喪鄰里為之罷社魏

日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孔融在北海召修
為主簿後舉孝廉辭融答曰掾清身潔己歷試
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
應乃懿德用升爾於王庭其可辭乎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
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
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
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
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

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
卒卒通在上曰慕凌氏曰
祥既難覽亦難覽妻更難

視護視也趨逐鼠而趨之
也初潭集作驅鼠私小便
也索解云祥知母既以不
得志其憾念之不已故請
死也

陵遲謂仕途蹉跎也
呂虔字子恪為徐州刺史
海東海沂沂水當時屬徐
州
劉云六十而仕不嘗為天
保
劉云曠達之人而稱其至
慎老賊亦自有見也

之會有堅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
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
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
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
家有一李樹結子

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廣

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
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
母見之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聞所之值祥私

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
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

六十刺史呂虔檄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
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
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

王和字文舒，魏司空，祖丑，兩反，李康字玄曹，魏秦州刺史，晉書康作景，東陽太守，和之父，必不得已而去，見論語。

景倩，荀倩字，董仲達，王公仲未考，温恭二句，商頌那篇。

清而能通，簡而能要，是為吏部之選。

世說新語

卷一

十一

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充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康家誠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相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按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琊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謂竹林七賢。

王戎，晉諸公贊曰：戎字濬冲，瑯琊人，太保，祥宗王戎，簡要，即俱辟為掾，晉踐祚，累和嶠，贊曰：嶠遷，荆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

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迥，魏太常，嶠少以雅量稱，賈充每向世祖稱之，歷官尚書，同時

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晉

應登云：言其骨立，支海披沙，言瘦骨如雞，僅堪支持，床上或據飲酒，食肉以為殺雞，其骨多，大誤，大憂謂親喪也，量米謂朝一溢米，夕一溢米。

景王諱章，僑居旅寓也，杜恕字務伯，為魏幽州刺史，考云：沙汰猶澄汰也，温史：晉武帝紀，苟才不用，皆宜澄汰，注以用水為喻，澄之使清而汰去其泥沙也，按孫綽沙之汰之，瓦礫在後，又齊民要術，淘汰漉。

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顛頓哀毀，不逮戎也，武帝晉

諡曰：世祖武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寬惠巨厚，沉深有度量，咸熙二年，受魏禪，謂劉仲雄曰：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累遷尚書，司隸校尉，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

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

世說新語

卷一

十一

而蒸之皆謂漉而分別之
通鑑注三魏魏郡陽平廣
平也

沐德信及杜恕二條當在
上之王祥章上

魏略沐並嘗過姊姊為殺
雞炊黍而不留其清介皆
此類也又並時為三府長
史其名播於異域如是雖
自華夏不知者以為前世
人也異物志牂牁繫船杙
也太平御覽舟部牂牁條
引魏略作斫牂牁材鈔撮
楊升菴曰牂牁今貴州地
其江水迅疾難渡立兩杙
於兩岸中以繩組之舟人
循繩而行群碎錄牂牁材
也所以係舟也亦曰牂牁
郡出此材所以得各後熟
未熟也故先熟者欲與已

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
世祖及時

談以此此
生孝言盡生人之禮死
孝言盡哀死之情也

沐德信少以清介名
魚豢魏略曰沐並字德信
河間人有志介黃初中為

成阜 吳使諸葛子瑜
諸葛瑾 別見 朱義封
吳志曰朱然字義封

丹陽故鄣人仕 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
吳為左大司馬

牂牁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共食後熟
者答言不煩爾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那
魏略

豫作終制戒其子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
始教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則為君子不務者
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
貴者有驕奢之過貧賤者幾於固陋於是養生
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瑀璠甚於暴骨
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

食也後漢書女子怒曰公
是韓伯休那注那餘語聲
禮記從容中道聖人也左
傳定五年季平子卒欲以
璆璠斂璆璠寶玉也桓魋
石椁見禮檀弓撥亂反正
見公羊傳窮理盡性原始
要終易語萬物芻狗該覽
玄通惟恍惟惚老子語形
景莊子注兩待景景待
形形待雜物者列子果如
欺魄焉言雖有魄而似亡
也曹植七啓滅然見沒甘
夢甘暝也見莊子牢固也
適莫親踈厚薄也莊子言
螻蟻鳥鳶任其所食在我
無所適莫前漢楊王孫生
時富厚死而裸體曰反吾
直其友曰是戮尸地下含
珠含死者口以珠玉也麟

矯俗之大義未是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
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
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
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壽為
欺魄天為梟梟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
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
長幽極體豈不哀哉昔莊周濶達無所適莫又
揚王孫裸體至夫未世緣生怨死之徒合珠璣
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穴之內錮以紵絮藉
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屍豈復識
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哉吾以材質
滓濁汗於清流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
沒即以吾身糞於王孫矣上以贖市朝之連罪
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
逐俗抑廢吾志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
有知吾
將屍視

杜恕著家戒
魏志曰杜恕字務伯杜氏新書曰
恕少與馮翊李豐相善後豐砥礪

柳西京雜記漢帝之葬用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蓋鱗柳即玉匣柳匣並通用耳鱗謂王之鱗次也祔與社同合棺之木也棺不用釘但蓋與棺合際處以社連之用象牙故曰象社史記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陳絮漆其間豈可動哉盧墳炭左傳注燒蛤為炭以處殯備謂屍也毛詩序禮義陵遲繫辭傳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肉腐曰骨狐狸見孟子奄忽死也連罪負入貨物連逃而死也視本作諫杜恕杜預之說誕節簡脫也詩旌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張閣出魏志邴原傳永寧大僕東郡張閣以簡質

名行以要世譽而怨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顯仕朝廷怨猶居家明帝擢拜散騎轉黃門侍郎道張子臺典略曰張閣字子臺東都人官至太僕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患禍當何從而來

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也祖叔獻灞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亨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有從姑子梁柳為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

聞按魏志富貴下有然而二字言作人如此自然不無田而來索解自然可至不慕富貴鈔根叔獻叔侯可疑按此父子以字行列女傳孟母之舍初近墓去舍市傍復徙舍學宮之傍孟子遂為大儒韓非子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母曰還為汝殺彘既而不殺曾子曰嬰兒不可欺也是教子欺也遂京疏魯魯鈍也本傳魯下有鈍字借其其其謚也謚號玄晏先生著玄晏春秋三卷年下脫春字一本無予字七作三編判為植執秋為兵分陳隊勢而相擊刺

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非心所安玄晏春秋曰七年春予長七尺四寸矣未通書史與從姑子梁柳編荆執荻分陳相刺共以為樂扇令袁毅在政貪濁饋遺朝貴以營譽晉書曰毅嘗為扇令貪濁而嘗遺山巨源絲百斤巨源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不欲為異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案驗眾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父曜寬句令濤少有器量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耶好莊老與嵇康善為河內從事與石鑿共傳宿濤夜起蹋鑿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鑿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命歸第

也。刺下語林有習兵二字。晉書虞豫字叔寧。宣帝司馬懿也。景帝司馬師。文帝司馬昭。並司馬懿子。此史官追稱之詞。石鑿字林伯。傳病共病傳舍也。大傳司馬懿也。時詐病厚臥。而不朝。明年誅曹爽。尺一。一尺一寸之編。寫天子之詔者。第宅也。無事。毋乃事馬蹄。問乎事之也。謂兵起也。傳符也。釋名。傳轉也。轉移所在。執以為信。王云。嵇阮以識推山公。此是也。

李云。巧於屬託。道學之宗祖也。倘若逢卓老。計不行矣。屬囑託也。鈔撮。十疑。十字。下道間道也。見左傳。月令。出土牛以送。

寒氣。後漢書禮儀志。季冬之月。立土牛六頭於國都城外。丑地。以送寒氣。麥華錄。立春造土牛。官吏擊之者三。以示勸耕。禮記。磬折。垂佩。謂曲體揖也。若石磬之形。曲折也。本傳。父儀為文帝司馬。東關之敗。文帝問於眾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我邪。斬之。中表內外親黨也。劉云。此語可入佛經注疏。第已奉不足。中表恨偏。竺常禪衲云。此佛家布施義也。有餘二句。老子語。按今僧飽而欲死。百姓飢而欲死。損百姓補僧徒。是不天之道。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能言。

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謚。康侯。投傳。此謂弃官而去也。

王偉元門生為本縣所役。求屬令為脫。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送所役生到縣。諸生隨者千人。令以偉元詣己。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磬折。立自言。門生為縣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為恥。王隱。晉書曰。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祖修。有名魏世。哀少立操尚。以父儀為晉文王所害。絕世。不仕。立屋墓側。隱居。以教授為務。旦夕常至墓前。朝拜。悲號。斷絕。墓前一栢。哀常所攀。枝葉。

為之。枯。

梁王趙王。

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形字子徽。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彝。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贊曰。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

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

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行己。取與任心。而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

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

謂王何輩文學篇理中之
談中謂深旨史記深中寬
厚注中心也將無無乃乎
也見上通鑑注意以為是
而不敢自主也劉云戎從
祖語似同時李云祥卒於
晉初戎是曾同時劉此評
何為者

劉云形容甚至
難古艱字大喪也考云此
與孔融書若使憂能傷人
此子不復永年矣語意同
義故見上故吏有君臣義
者賻以財資喪也

握鑽事見儉嗇篇注等本
傳戎性貪吝每自執牙籌
算計有好李恐人得種鑽
其核
考兄從兄也晉書以宅與

勸果能傷人濬冲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

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
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源有才望

歷尚書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

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王世懋云晚節乃握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與兄共遊兄心欲之而口
不言叔則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
體者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荆州刺史

奉高人湘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
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

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
名之為通次者樂廣別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

何乃為爾也顧惇量按晉書畢卓嘗為吏部郎

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樂
廣聞而笑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世
說任誕註別載此事

衛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
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衛玠別見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
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

從兄從

胡三省云母音無胡母複
姓漢有胡母恭露頭不冠
也散髮被髮也史記荆軻
箕踞以罵注坐伸其兩脚
其形如箕仲尼祖述堯舜
李云嗣宗有託而逃
名教見上索解事親為孝
事君為忠聖人建此以為
教謂之名教也

非意與非理之非同蓋犯
而不校意

應登云請謂以酒食請之

劉云不可謂無知恩

其子謂趙王倫子虔
戰國策中山君以有二人
挈戈隨其後者曰臣父嘗
飢且死君下壹食臣父
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
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歎
曰吾以一壺食得士二人
諸母父之妾有子者鈔撮
注以王平北為王父誤此
王敦也敦亦為平北將軍
二將鍾會鄧艾也二人伐
蜀蜀亡已而二人交構作
亂並遇害胡三省云自晉
以來謂吏部尚書為大尚

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
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
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
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
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噉
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逼用榮為長
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
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某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
而嘆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
晉書曰祖詡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詡諸
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
卿避地江南温嶠
薦為光祿大夫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
之因取為中郎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

書一說奚侯皮婢声近故
戲之索解或以二婢定已
價故以百里奚解之凡賣
者價重而貨輕故曰輕王
云詳時人之戲以王平北
用二婢換得一奴故光祿
戲答如此
始雖稱祖孝行既入於排
調

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有人戲之者
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殺之
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
而不聽笑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
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
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
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
殺大夫

庾公乘馬有的盧
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
鄆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
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
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巖然郡人嚴憚之觀接
之者數人而巳累遷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伯
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雁一
名的盧奴乘客死或語令賣去
語林曰殷浩
主乘棄市凶馬也

端正拱手觀見也
李云言語

李云模倣孫叔敖故雖達不達

始對終之辭此晉始亂時也持重居喪也鈔撮車營以軍為營誣彼失火所燒

劉云謂繫兒樹上者喜談全姪而甚之也使其追及任所能行何事於繫言繫者謬罪繫又非王云世難萬不兩全勢不周旋則可何為苦繫之樹必欲殺之本欲頌鄧公高誼乃合成一大忍人中興書於是為

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亡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

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

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夫

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效之不亦達乎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晉陽秋曰攸字伯道

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

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為石勒所

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

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

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向為老姥作粥失火

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斫壞

車以牛馬負妻子以逃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

曰吾弟早亡惟有遺民今當步走儻兩兒盡死

不如棄己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

與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

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

卒弟子綏服三年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

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

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

遂不復畜妾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

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

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阮光祿別傳曰

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顛汝南太守裕淹通

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

不情矣擔舊作儋誤唯有一遺民晉書作唯有一息按遺民紛小字也故云抱遺民考晉自元帝以來都吳自西則謂之江東自北則謂江南凡至吳者曰過江亦曰渡江憶記也甥姪妹之子

李云好名多事

淹通博涉書籍也

光祿大夫不就卒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哀吏部尚書

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刺史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

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

著青布袴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

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

雅融暘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

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

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晉

秋曰褚哀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勃安東將軍

父洽武昌太守哀少有簡貴之風冲默之稱累

遷江交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悽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

莫得淫祀劉尹別傳曰悽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蕁門陋巷

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外請殺車

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中牛祭神真長答曰某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包

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

行合於神明故曰血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

曰我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

以禮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

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

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

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老翁既至過醉而謝奕罰之猶未已王云此不當入夙惠邪然在兒年故為盛德胡三省云阿烏葛切阿父阿母阿兄阿奴之類並同

唐藝文志王愔文字志三卷載古今能書之人東海內史王承為中興第一名臣劉云謂外雖不言而未嘗中無分別即陽秋之意按桓彝亦曰季野有皮裡陽秋言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

綿悽氣息綿綿欲絕也通鑑哀過危悽注悽陸步考北齊書氣息悽然李娃傳綿悽移時鈔撮引魏書沈疴綿悽李云無味蕁門左傳注東門也言不能易棄其心也孟子威武不能移劉云使人想見其度益嘆其真後人矜飾曠廢皆當媿死

晉書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二子躋夏劉本注按安石善清言故其辭微旨遠子真不過直致世說棄彼取此言語文字之法

挑撥也

李云還是痛語用孝經

四或作一

劉云情真語快
李云韓趣人也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
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

傳曰宣字宣子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宣潔行廉約韓豫

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

不完欲為改室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減五十匹復不受如

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

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鄰家

離婚王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郝曇女名道茂後

太守父羲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王世懋曰此入德行者見子敬生平無隱慝耳離婚以奉詔尚主子敬嘗有書遺故婦詞甚楚以宋弼律之不得為無過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歲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

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

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
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
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

通鑑注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如表章具贊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為除厄謂之上章首去聲有咎自陳曰首異同猶言是非此言於事情有所遲戾否也劉云人生至此足稱寡過更以尚主為嫌

劉云五盃即不為少按荊州大藩屏五盃不為多率先導也胡律切索解率訓循非是物人也儉歉歲也豁平解釋也言今受方面之任身豐家富於是縱意醉飽發除昔時抑鬱也按

劉穆之不及殷者士之常見列子以富貴為末以貧賤為本也袁悅字元禮有寵於會稽王道子每勸覽朝政孝武乃託以它罪殺之見譏險為晏駕諱前之辭時道子驕恣孝武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潛制之中詔自中出上意也

秦南蠻秦南蠻校尉官也晉職官志武帝置南蠻校尉官於襄陽樹封殖也行散行藥也謂服五石散行步而運氣也謝安傳安舉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

劉云如此去官亦大易

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為長史孝武悅之俄為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計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覲南蠻以自樹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燕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命以為嗣
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祗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弋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覲字伯道陳郡人中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覲性以率易才悟著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與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覲覲不同楊廣與弟覲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春秋傳曰楚令

通鑑注晉公府皆置咨議參軍位在諸參軍之上殷道護仲堪弟子也殷仲堪鎮江陵以企生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來攻殷殷以企生為咨議

尹子文鬪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桓南郡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

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為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為府功曹桓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

左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以用也分別離別也

遵生抱之不脫手
人士仲堪下吏也

相謂謂重禮企生也盟禮
殺牲歃血仲堪俚期等於
尋陽結盟桓玄為盟主臨
壇歃血申理王恭

李云好話好話

成都王穎反東海王越奉
帝征之王師敗績于蕩陰
一弟謂遵生王云恨哉此
母亦以足傳
問凶問也

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
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而去
俄而或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
堪家或謂曰玄性猜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
詰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般侯吏見遇以國
士不能共歿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
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
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相此奸計自傷力劣不
能剪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遂
斬之時年三十有七眾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

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別而嵇紹

為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父康紹十歲

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從

以身衛帝帝兵交御輦飛箭再集遂以見害從

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

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

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

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

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

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

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

日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

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

刺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

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

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

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

物

看候視也

按簟出東地吳都賦桃笙
象簟於筒中

劉云無絮無要。有識有度。
又云謂只有一席無餘席。
藁曰薦席曰莞。不盡知恭
為入長物。賸物也。長去聲。

世說原本注陳遺未詳錄取也

李云此孝子真劉云如此細事寫得死至更有不厭漢末有張修者以妖術為人療病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聚人為寇人謂之米賊錢塘杜子泰米賊也孫泰事之展省視也猶展親之展

吳郡陳遺未詳家至孝母好食錫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瑯邪人叔父泰事五斗米道以謀叛誅恩逸逃於海上聚眾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為臨海太守辛昇斬首送之袁府君山松別見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為純孝之報也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艱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

省一作著朝夕哭之外每及思之至又有賓客弔省

劉云本為二吳孝行而韓母在焉善觀人者也選官吏部即銓衡也料理營理此事也大吳坦之也

堅取東苑童僧女名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為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鄭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奉祿頗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敝以為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嶺不

多贖貨。故欲以廉吏革舊弊也。本傳廣州珍異所出。一筐之實可資數世。前後刺史多贖貨。
木。材木。樹林樹也。苦詩廉切。以草覆屋也。袴褶。蓋以皮為之。晉書。顧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韋袴一具。本為衣服總名。

晉書。蘇峻字子高。明帝崩。作亂。其將攻吳都。焚吳縣。海鹽。嘉興。又攻宣城。守桓彝。又焚餘杭。李云。無味。

李云。石奴亦可。李云。不情甚矣。謝時為衛將軍。

厨帳庖厨也。蓋以帳圍厨也。猶帳殿之帳。南史。劉湛傳。於齋內別立一厨帳。索鮮移。自已之帳。以飾其厨。下。鈔。撮。賣。犬。以。當。經。營。也。按此犬非常。可得高價。吳家偶有之。故賣之。秦伯有。犬。其。弟。鍼。以。百。兩。金。易。之。

汜音凡。考。叔姪相視猶父子。兄弟不別衣服。李云。畢竟是嫌少。

易心。為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食。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為。刺。史。自。酌。食。泉。王。云。隱。之。孝。廉。乃。為。桓。玄。吏。飲。之。題。石。門。為。詩。云。云。人。無。完。行。

郭文舉入吳興餘杭山窮谷中。倚木於樹。苦覆而居。都無壁障。餘杭令顧颺贈以韋袴褶一具。文舉不納。使者置室中而去。乃至衣爛。竟不服。

用。王隱。晉書曰。郭文字。文舉。入餘杭山。蘇峻未。亂。之前。徙。臨。安。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着。縣。中。養。病。及。峻。破。餘。杭。臨。安。如。故。人。始。異。之。自。後。不。復。語。但。舉。手。以。宣。其。意。病。甚。寵。問。先。生。可。復。得。幾。日。文。三。舉。其。手。果。以。十。五。日。終。

謝石奴。晉書曰。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潔。

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

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汜毓家世敦睦。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

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中興書曰。汜毓字。稚。春。北海廬人。

王悅之少厲清操。為吏部郎。時鄰省有會同者。

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

不欲當人之惠。晉中興書曰。王悅之字。少。明。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悅。之。少。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

世說箋本卷一終

世說箋本卷二

德行下

王合明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合明意甚不

同嘗謂鑒曰尊何用田為鑒曰無田何由得食

合明日亦復何須得食南史曰王惠字合明瑯

人祖劭車騎將軍父

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謚所

知恬靜不妄交游未嘗有雜事宋武帝聞其名

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

後來之秀鄒宗之美也

王僕射宋書曰王敬弘瑯琊臨沂人本名裕避

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

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歷官至僕射

之南史曰恢之敬弘長子

被召為秘書郎僕射

之位至新安太守中大夫

李云無味小民無田則不得食無食則餓死如曰小民何須得食則不通道理今王鑒世祿富貴見在猶足以飽煖况乎君子謀道不謀食問田求舍陳元龍所鄙人而無止胡不道死但令明語過激是李氏所以評之也秀令一作之秀

晉時瑯琊為王國常侍王官也宋書百官志秘書監一人丞一人郎四

人四人分掌甲乙丙丁四部圖籍 通典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諳又曰奉朝諳無員本不為官奉朝會諳召而已有限有員也或以為分限非

南史百下有斛字 彼指江夏本傳謂嘗為安陸王綏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即弟辭 載米所載來米書叙指南迎流曰上水此言上水迴船也使者欲留米故託言云然 後漢書注骨鯁喻正直也廣韻諤諤之臣也

殯歛所用之衣並無有絮者 袂複衣無綿綿指臥具以綿之温感傷母亡之無絮 定止也熟也故訓極李云自然動人

南史 作若乾草也作若非也索解若一日遼葉人取葉作笠女人以靦鞋底稍久南史作積久 須求也

為求奉朝諳語恢之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諳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宋書曰太祖文帝諱義隆高祖第三子

孔中丞在都弟道存為江夏內史時東土旱儉都下米貴道存慮中丞貧乏遣吏載五百米餉之中丞呼吏語曰我在彼三載去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載還吏白自古無有載米上水者中丞不聽竟載還江夏宋書曰孔顓字思遠會稽山陰人祖琳之贈太常父颺揚州治中顓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已任口吃好讀書舉秀才補主簿官至御史中丞道存官至南海太守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

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悉袂布飲酒

醉眠思遠以卧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

謂思遠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

泣南史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携

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藥採若為業以藥若置

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

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錢而

去頗言玄理為詩有高勝之言與同縣孔顓友

善俱嗜酒輒酣對盡歡

劉凝之隱居荊州適歲儉衡陽王宋書曰衡陽王義季幼而

夷坦無鄙近之累特為太祖所愛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

道成時為大傅揚州牧。稱東府。東府城名。履奇逆切。說文。履也。又木履也。桃氏云。禮當履履到席。南齊書曰。高帝為錄尚書事。百官履履到席。獨蔡約躡履不改。是也。履履不著跟也。訛化通訛。黑謂色之變黑者。笑胡計反。履中薦曰。履。履之經繩也。芒蓋稻莖也。履新履也。南史語林並遺。晉著作著簪是。韓詩外傳。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容甚哀。問其故。答曰。鄉者川著新區。吾著舊。吾所以悲。不忘故也。賈誼新書。昭王與吳戰。楚軍走而履失。行三十步。復旋取之。王曰。豈愛一躡履哉。惡與之也。

市門見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盡。鄆道元曰。劉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疑之。慕者。萊嚴子陵之為。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南史曰。凝之字隱安。

齊高帝鎮東府。齊書曰。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初仕宋。以功封齊公。竟代宋。在位四年。時虞玩之為少府躡履造席。高帝取履視之。訛黑斜銳。葵斷以芒接之。因問卿此履已幾載。

玩之曰。初釋褐時買之。著已三十年。高帝咨嗟。因為贈履。玩之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

俱重。但遺簪敝履。復不可遺。帝稱善久之。南史曰。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少隳刀筆。汎涉書史。好臧否人物。元徽中。為尚書右丞。

而弗與入也。履或作履。文選。陸機演連珠。江漢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按。鈔撮遺簪。改作故簪。更可。刀筆。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

江祜謀立。遙光詳仇隙篇。註。折簡。發紙也。書言故事。註。將譽於人。不費心財。不勞已力。無過齒牙。論揮三寸之舌。幸而勿借。

謝玄暉好獎人才。蕭子顯齊書曰。謝眺。字玄暉。陳郡人。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尚書吏部郎。江會稽。初等謀立始安王遙光。眺不肯。收。下獄。死。

孔顛麓有文筆。未為時人所知。孔稚圭。德璋。別見。嘗令草讓表。以示玄暉。玄暉嗟歎良久。自折簡寫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南史曰。晉熙王。錄僚佐。太祖第十八子。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

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又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卿。而賤。

卿當時狎昵之稱也。非貴稱也。庾子嵩卿王大尉。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王安。

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塔於禮為不敬後勿復尔鈔撮引貞觀政要註云秦漢以來君呼臣以卿敵對相對亦為卿蓋賈之也隋唐以後尊之則稱公齊輩以下則稱卿裴楷

義熙起居注黃門郎徐應植出為散騎著履出省閣有司奏之乃免官杜氏通典尚書總載宋制曰今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並門外下車履度門闕乃納履故長之依事例自列狀乞罪也長之初拜武昌太守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芒種五月節斷限也南史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然

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南齊書曰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高祖瑛晉太尉祖萬載侍中父子貞元嘉中海陵太守慧曉清介正直不雜交游同郡張暢見其童幼便嘉異之張思曼亦曰此江東裴樂也

阮長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隣省誤着屐出閣長之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狀

長之固遣送曰長之一生不侮闇室南史曰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祖裕晉光祿大夫父普驃騎將軍長之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

去時論多之前一日解印綬裴始安在郡還甚貧罄世祖南史曰齊武帝諱曠字宣遠高帝長

則此後不以芒種為斷而秋錄皆入後人也李云無味

將命出論語義學謂教相之學也李云無味

東出入都也自西故曰東出

子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

人中誰比南齊書曰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

昭明太子姚思廉梁書曰昭明太子蕭統字德

年三十與諸賢汎舟玄圃池有盛稱此中宜奏

女樂太子初無言但詠左太冲招隱詩曰何必

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左思

張思光給假東出蕭子顯齊書曰張融字思光

有名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

世宗卷之二

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南史曰張緒字思曼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歎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孝武用為尚書舍部郎都令史

明山賓初臨青州所部平陸縣歲儉啓倉出米以贍貧民後刺史以山賓為耗闕有司追責籍

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梁書曰明山賓

罪私用倉米耗損官物也籍籍沒也 理解也 本傳普通四年山賓遷散騎常侍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者得餼則老者一人舉酒祭地故以為稱 恒事謂平生家計屢空出論語 珥金金翠首飾紫綬也珥一作攝則金金印也

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
庾子與南史曰子與字孝卿南陽新野人父域有孝行母好鶴啜域孜孜營求一日雙

岐嶷謂童子夙成毛傳岐知意也嶷識也德之本由

孝經 淫以贍反音艷或作艷南史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水至則繞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云

云寰子記艷預堆冬來出水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在夔州巫峽口土人歌艷預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艷預大如馬瞿塘不可下襍僕同袍也如袍之裏物也 沿沔沿順流而下沔逆流而上也 李云水退安流固為子輿亦為庾域

鶴來下子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父卒官巴西南史曰庾域為巴西梓潼太守魏襲巴西域固

食無有離心卒於官奉喪歸至巴東淫預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水經注云白帝山城水門之水東逕廣谿峽乃三峽首也峽中有子輿撫心

長叫其夜水忽減退安流而下既渡水壯如舊時人為之語曰淫預如襍本不通瞿塘水退為

庾公古樂府艷預歌曰艷預大如襍瞿塘不可觸

傅茂遠泊然靜處不妄交遊南史曰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朝廷無所請謁普通五年為散騎常侍袁司徒

齊王蕭道成也。仕宋以功封齊公。進爵齊王。竟代宋。宋明帝崩。以桂陽王休範。褚淵。袁粲。受顧命。立皇太子昱。五年。蕭道成弑之。於是威權歸齊。莫形成矣。易豐卦上六。闕其戶。無人。

張率字士簡。見雅量篇。典禮四十日。驗而仕。

大常寺卿。司徒置左西曹掾。屬各一人。見晉職官志。方正骨鯁。

其人不苟取。是難與衣食者。田子方遺衣。子思亦類也。考引隋書。崔諶者。僕射之兄。因休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稍減留。熏灼富貴氣。稍也。漢書。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度與渡通。通也。通而不忘也。隋書。作五經及古今文集。緯。緯書。六經皆有緯。候尚書中候也。皆秦漢以後傳之。至隋禁之。文帝時。為大丞相。王云。李約是汧公子。途遇賈胡。事尤奇。可謂世有盛德。瑯琊代醉。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

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清。早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愨。孫好學。有才。清整持風操。著妙德。先生傳。以自况。嘗慕荀奉倩。改名。為粲。字景倩。齊王功德既重。天命有歸。粲以身受顧託。不每經其戶。輒歎曰。經其欲事。一姓。由是遇害。每經其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

顧常侍清介持操。南史曰。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利。六世孫。少有志操。內弟張率。薦於武帝。帝問協。年率言。三十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便衰。如協。便為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於是。以協為太常博士。終散騎常侍舍人。為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宋書曰。子度。濟陽考城人。曾祖謨。晉司徒。祖系。撫軍長史。父紉。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以方鯁閑素。為高。謂人曰。我欲解。祖所知。歷參軍。太尉從事中郎。

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豪族崔諶者。休假還鄉。將赴弔。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公輔博陵安平人。父敬族。太學博士。德林幼聰敏。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日便度。十五誦五經。古今文。日數千言。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隋文帝時。為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李汧公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語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我。餘則君自取之。公許之。既葬。密置餘金棺下。

世說新語 卷二 五

次商胡病。因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與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歿商胡。約自以夜光舍之。人莫知也。後死。胡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李張二人卒於幕中。醉音類。餞祭也。以酒沃地也。政虐猶強梁也。後漢書稱。梁冀為政虐將軍。幹吏有幹事才者也。幹事見。凡物名曰子者。始於唐人。擅車盡兵車也。見于唐詩。繼縷。見于左氏傳注。敝衣也。藍縷。布破而無緣也。楚人衣被醜敝。謂之樓裂。說文。縷無緣也。師古終身。

後其家來謁。共啓墓。出金付之。劉昫唐書曰。李元懿曾孫。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清峻。德宗朝。以刑徒。平章事。一日。上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以知。所以為不。知對曰。天下皆知其正。直。勉獨陛下不。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為。宗。臣。之。表。善。鼓。琴。好。積。詩。在。相。位。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無。私。積。其在。天。官。禮。賢。下。士。以。李。巡。張。參。為。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酌。辭。色。悽。惻。論。者。美。之。

李師古跋扈。唐書曰。師古。淄青節度使。李師古。淄青節度使。李師古之子。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乘。使者未敢遽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出。從婢二人。青衣繼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

不敢改臣節以謀叛也。檢校蓋始於唐時。貞觀中。檢校吏部尚書杜如晦。檢校侍中。此類多有之。

漢書。成帝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淮南子。八月。剥榆。令人不飢。嚴與。同音。紇。麥糠中不破者。見陳平傳。唐玄宗置麗正殿書院。後改集賢殿書院。貞元十一年。陽城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時旦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

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劉昫唐書曰。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登宏辭科。杜鴻漸深器重之。為郭子儀朔方從事。貞元二年。為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封。邠國公。

陽城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杯。乃受。宋。祁。卓。行。傳。曰。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山。與。弟。楷。域。常。易。衣。出。為。道。州。刺。史。大。夫。以。沮。裴。延。齡。相。出。為。道。州。刺。史。

楊憑得罪。唐書曰。楊憑。字。虛。受。弘。農。人。官。湖。南。第。疑。凌。相。友。愛。皆。有。時。名。重。交。游。尚。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鄜。王。仲。舒。為。友。稱。楊。穆。許。李。之。友。

二鎮湖南江西也

李云夷簡甚通言厚則厚矣然得無為身累乎

有如二字見定八年傳及越世家史記公叔病有如不可諱者將奈社稷何考有如猶如有也言萬如有公為姦佞所逐吾敢同路人乎必送公如送楊臨賀語林公下有異時二字文意殊明羽儀儀表也朝行朝廷列位也易云其羽可以為儀蘊或作醞蘊藉含畜包容之意

世說新語

卷二

性簡傲不能接下人多怨之及歷一鎮姻友無尤事奢侈為李夷簡所刻責授臨賀尉姻友無敢送者獨徐晦送至藍田唐書曰徐晦進士擢薦及憑得罪交親無敢祖送獨晦送至藍田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而見獎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權載之謂徐君誠厚楊臨賀無乃為累乎徐曰晦自布衣時楊知我厚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為姦佞譖斥敢自同路人乎載之歎其長厚唐書曰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畧陽人父臯異志詐死逃逸由是名聞天下德輿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後以禮部尚書平章事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蘊藉風流為時稱嚮於述

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記請者十八九時為宗匠焉

因其自來而取曰攘就攘雞者之家也李云亦是法

墨客揮犀宋彭乘著論語狂者進取此言志於仕途長公謂兄也即軾

嫗委羽反老母也蘇公有一帖曰吾來陽羨船入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刈其園蔬者適遇見却避草間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雞者可携壺就之曰與子同里閭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人由是相誠無犯墨客揮犀曰羅可沙陽之碩儒也嘗應鄉薦見黜於禮部遂不復進取以疎放自適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入居偶夜行聞老婦人哭極哀公問嫗何為哀傷如是嫗言舊居相傳百年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問其

世說新語

卷二

荆溪意思豁然如平生之欲殆是前緣蓋此時事李曰真唐肅宗乾元初置團練使大領數州小者三五州安置戶為其州居民也

漢書徙吏二千石高嘗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于諸陵平陵昭帝陵也元帝詔曰往者有司奏徙郡人以奉園陵

居所在正五百緡買者即取屋券焚之不索其值遂還毘陵不復買地

而父洵官學四方母程氏授以書比冠學通經熙寧中謫黃州團練哲宗召為翰林學士紹聖初御史論軾譏斥先朝落職惠州安置

言語上

漢哀帝問鄭尚書崇卿門何以如市對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

郡文學史大司徒傳喜薦擢尚書僕射數見諫聲

邊文禮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

後漢書讓善占謝能辭對占隱度其辭口以授入口占平衡以同輩相遇也劉云奉高如此不足道家巷未仕在陋巷也劉云奉高見一士乃以堯聘許由自比亦非

見之讓占對閑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太守為魏武帝所殺見袁奉高曰袁閔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失次序奉高曰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掾卒

汚已汚已耳也 經經營也

顛倒用詩語言其促遽也劉云又添一怪後漢黃憲傳荀淑至袁閔注一作閔劉邠曰按袁閔字奉高袁閔字夏甫後漢列傳三十五有袁閔傳桓帝時入築土室潛身十八

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為入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饔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已乃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堯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何為顛倒衣裳

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按袁閔卒於太尉掾未嘗為汝南斯說謬矣

年卒。蓋與先賢傳袁宏異而遺文禮所見袁奉高名閱者又別人矣。宏當作閱逢掖儒服也。禮記注逢猶大也。几杖曲禮謀於長者必執几杖以從之。至一作及。溫克小雅人之齊聖飲酒溫克。袁成字文開。紹為成後也。奔走。晉附先後德。見詩大雅。此文王四輔也。毛傳喻德。宜譽曰奔走。孔子曰。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耶。四科文行忠信。即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也。孔門之考定人材。以四科考三歲考績之考。閱功狀也。史記注明其等曰閱。積其功曰閱。

鄭康成 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實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行至元
在袁冀州坐 袁山松後漢書曰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時汝南應劭亦歸於袁東伍德喻為奔走之友
日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
日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應

有慚色

曹公 魏志曰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後子丕代漢稱
太祖武以楊太尉 范曄後漢書曰楊彪字文先弘農華陰人曾祖震太尉祖秉太尉父賜司空彪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中平中代黃琬為司空與袁
公路婚將誣以同逆 英雄記曰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後
僭號于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
壽春 國人士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
父尚鉅鹿太守 父宙泰山都尉融家傳
日融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聞之不
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 華
漢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左傳曰康誥

北海何如人哉 漢獻帝初平四年袁術進據壽春建安二年即皇帝位於壽春 服舊作報誤也今從一本 楊震畏四知楊秉三不惑楊賜議論切直楊彪名震四海 左傳出傳

三十三年此非康誥全文
直引其意耳 國家天子
之稱猶言朝廷之意也

本傳衡擊鼓作漁陽參槌
又云復擊鼓參槌而去注
槌與槌並擊鼓杖也素鮮
蓋漁陽有弄枹之法名之
白參槌也參或作參或作
散槌張瓜反王僧孺詩云
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
自音參七紺反徐鍇云三
槌也七鑿反說文長箋
云參與操同天中記吳淑
校理古樂府中有參字多
改為操魏了翁云魏晉間

避國諱操改作參參執子
之祛本作操 淵本作釐
鼓聲也 金石總謂聲
音之清 本傳注參
牟諷角士曹也牟與參同
絞蒼黃色單絞絞色單衣
岑高也蓋岑樓之岑馭蘇
合反音政疾也說文馭進
足有所擷取也太平御覽
引文士傳作躡足馭脚索
鮮躡馭為足容也 黃祖
荆州劉表將也為黃上當
有後字 劉云只如世說
自可增入脫衣無害但覺
度者在前極是辛苦彼鼓
吏易衣豈必在前邪曹操
欲使衡脫故著新故為此
法耳 劉云倉卒為操掩
羞固當有此 李云妙妙
師古云香摩聯擊使相隨

不祇兄不友弟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
不恭不相及也 易坤卦之傳曰積善之家必
餘慶徒欺人耳 善之家必有餘慶 曹云此國家
之意文舉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
知邪

漁陽參槌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 典略
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
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
十融已五十融數與武帝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
建安初北游融數與武帝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
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
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吏後至八月
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
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幘鼓吏度者皆當

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擊鼓為漁陽參
槌踞地來前躡馭脚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
節殊妙坐客莫不怏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
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留武帝
前著單絞後乃著幘畢復擊鼓參槌而去顏色
無作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
至今有漁陽參槌自衡造也為黃祖所殺 孔
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 皇甫謐
紀曰武丁夢天賜己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
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傳說
張晏曰胥靡刑名胥靡相也 魏武慚而赦之
穎川太守髡陳仲弓 按憲之在鄉里州郡有疑
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在恠皆曰寧為刑
戮所苦不為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
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辟始不然乎此所謂東野
之言耳王世懋云按漢書憲傳有殺人者吏疑

而服役之劉敞云說文作縉靡謂拘縛之也
託狂昏郵傳所謂自告
狂病不覺所言

隋經籍志有晉驃騎將軍
王廙注周易三卷

足下曰我言謬故不答是
文過而誣人也譬如偃者
因偃為恭也本不能答而
曰我言謬故不相答是遁
辭也凡拜人者其形偃今
偃者本非拜人而因其偃
以為恭人喻濟失言也
履霜操云履朝霜兮採晨
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說言
孤息別離兮摧肺肝何辜
皇天兮遭斯愆痛沒不同
兮恩有偏誰能流顧兮知

我寬董仲舒放子古世說
注云未詳李云好言語

持不脫也 經舊典也索
解何經猶云何義言足下
相難我其所依據者何義
乎 將立解狐為中軍尉
而解狐卒也 李云無味

是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正與此
客有

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

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廙注繫辭曰金

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

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偃為恭而不能答元方

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

死高宗惑後妻之言尹吉甫放孝子伯奇

放之而死天下哀之伯奇於野而射殺

伯封乃讚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

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

後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

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閔相見荀爽一名謂漢南紀

涉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

道去吏持之急起布衣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

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問穎川人士慈明先及

諸兄閔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

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閔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

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

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為中

比黨也 諸夏他諸侯也
用孝經語

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
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
讐不為讐立公曰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
其子不為比

金印紫綬

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
諸夏且不受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
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
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
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
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弱
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
至夜徽異之曰生當為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
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
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

此間此邊也

人倫監定人物也曲禮擬
入於其倫 劉表字景升
為荊州刺史荀越曰南據
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
可傳檄而定表曰善下章
注引英雄記 括囊无咎
无譽謂藏智也 秉穗錄
云淵鑑類函引司馬徽別
傳作別頭飾服而出據此
則刈當為刷之誤 質質
問也認識也後漢卓茂
出行有人認其馬解與之
他日別得詣府送還與此
略似 遣左右先問徽在
家否 死備馬語 將
軍劉表也 琮起謂琮小

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
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
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
元為軍師中郎將從攻洛為流矢所中卒時年
三十一 德操曰 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
八 性暗必善善人乃括囊不談議居荆州知劉表
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人所以咨君
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
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
此當有妄認徽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
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問在
不 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耶徽曰我
是也 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傭將軍諸郎欲
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耶徽歸則
頭著憤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
道之 琮起叩頭謝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
甚羞之 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
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已以贖
入者謂彼惡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徽

便起而不在坐也。珠不在坐故左右私向微叩頭謝之。索解言向卿罵我是真不可然我亦甚羞自鋤圍之醜態使卿見猶幸卿外無見之者。我不欲人之說我醜態而我說卿不可是吾驟我羞也。故我不說卿不可。卿亦勿言我事也。慰安之之辭也。李云妙妙考人未嘗求則止求之。不與則人將慚也。按嘗求下添則字看。莊子有此句法。索解誤矣。耦二人並耕也。落廢也。堵一丈也。織蓬為戶。屈桑條為戶樞。破蓬為牖。不容巷謂巷途陋狹。軒車大也。希晞同。冀望也。公孫弘傳。希世用事。比周比黨也。家語

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命人。慚者入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荆州破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其病死。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治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事。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宋語曰。原憲字子思。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樞而瓮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何有坐則華

比周以愚其君。為人言求名於外也。為己言收利於己也。愚惡也。謂依託仁義為姦惡也。

秦華陽夫人孝文王妃也。孝文王昭襄王子。時為太子。立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王。漢書注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唐甄文志張陽文士傳。五卷。大尉彪也。

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許巢父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考曰。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為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再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曹公既殺楊德祖。張隆文士傳曰。楊修字德祖。少有才策。為曹操所忌。以罪見殺。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

蜀志楊儀傳注引楚國先賢傳儀兄慮字威方襄陽人後漢書作張儉翟超岑旌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蕭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豪猶言傲也惜秀士而無君子之量也按猶言淮南第一士也

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

班固前漢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

淫亂遂殺弄兒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為之改容

許汜襄陽耆舊傳曰許汜是揚慮同里人少師

龍者其與劉玄德續漢書曰劉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領荊州

後並坐劉荊州坐英雄記曰劉表字景升山陽

武有雄姿異畧領廣陵太守玄德問許君言豪

與張儉等號為八顧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

淮海之士豪氣不除謝承後漢書曰陳登字元

寧有事邪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

之意不相與語自上下大牀卧使客卧下牀玄德

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而無

救世之意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

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

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畧曰劉楨字公幹東平

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

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

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咸死輪作部文士傳曰

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

作部使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

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

如我二字句

世子曹丕也甄氏曹丕妻也公曹操也減死罪一等輸送匠作韻會配流刑獄也劉云狂且有此曹公不得不問磨石甚奇匡坐似晚尚方漢書注主

作供御器物之局 劉云
說磨石甚有情致 十氏
和璞也 劉云失自責禮
以教臣悖 王云注是
按文帝當作武帝或史家
追稱陛下 文憲國家法
典 不疎奇器也
劉云不足辱言語之科

尚娶天子女也 蓋本舜尚
見帝 鈔撮引名醫傳略
引醫說云 秦承祖者南朱
人也 性耿介有决斷 精於
方藥 當時稱之為上手 又
云 隋書經籍志 梁有秦承
祖本草六卷 藥方四十卷
寒食散即五石散也 承祖

何苗進弟也

而對曰 石出荆山 懸巖之巔 外有五色之章 內
含卞氏之珍 磨之不加瑩 雕之 不增文 稟氣堅
貞 受之自然 顧其理 枉屈紆繞 而文帝問曰 卿
何以不謹於文憲 楨答曰 臣誠庸短 亦由陛下
網目不疎 魏志曰 帝諱不 字子桓 受漢禪 按諸
年病亡 後七年文帝乃即位
而謂楨得罪 黃初之時 謬矣

何平叔云 服五石散 非唯治病 亦覺神明開朗

魏畧曰 何晏字平叔 南陽宛人 漢大將軍進孫
也 或云 何苗孫也 尚主 又好色 故黃初時 無所
事任 正始中 曹爽用為侍中 尚書主選 舉宿舊
者 多得濟拔 為司馬 宣王所誅 秦承祖 寒食散
論曰 寒食散之方 雖出漢代 而用之者 寡靡有
傳焉 魏尚書何晏首獲神効 由是 大行於世 服
者 相尋也 王世懋云 六朝世族 每輒云 散動以
為佳 往往死而不悟 蓋金石之毒也 平叔寔始

一作丞相 尋繼也

作通按此亦猶郗愔 服符耳 未可為訓

何尚書自言 易義精了 所不解者 九事 一日迎

管公明 其論公明為剖析玄旨 九事皆明 魏志

輅將赴洛 故徵
謂之也 丁謚鄧騶 魏志曹
爽輔政 拔丁謚為散騎常
侍 遂轉尚書 於時謚謂
臺中有三狗 謂何鄧丁也
按不足上當有然字 通
鑑延熙三年 初畢軌 丁謚
鄧騶 李勝 何晏 皆有才名
而急於富貴 趨時附勢 明
帝惡其浮華 抑而不用 帝
曰 選舉取名 譬如畫地作
餅 不可啖也 見通鑑作
自是唯魏志注引管輅傳
亦作見

輅字公明 平原人 容貌醜 無威儀 而嗜酒 輅
別傳曰 輅明 周易 聲發 徐州 冀州 刺史 裴徽 舉
秀才 謂曰 丁鄧 二尚書 有經國才 畧於物理 無
不精也 何尚書 神明 清徹 殆破秋毫 君當慎之
自言 輅不解 易中 九事 必當相問 比至洛 宜善精
其理 輅曰 若九事 皆至 義不足 勞思 若陰陽者
精之 久矣 輅至洛 陽 果為 何尚書 問 九
事 皆明 何曰 君論 陰陽 此世 無雙 也 九
時 鄧元
茂亦在坐 魏畧曰 鄧騶 字元茂 南陽人 鄧禹之
李勝等 為浮華 友事 發被 斥後 遷侍中 尚書 郎 與
人好貨 許臧 艾以 顯官 艾以 父妾 與騶 京師 為
之語 曰 以官 言君 見謂 善易 而語 不及 易中 辭
易 富 鄧元茂 言君 見謂 善易 而語 不及 易中 辭

義何也。公明尋聲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孫討逆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既定豫章，還饗將

士謂虞仲翔吳志曰：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初為王朗功曹。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志。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

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三

客得書，奇之。

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族孫。獻帝時，及與中

州士大夫會，言我東方人多才耳。恨學問不博，

語議有所不及。孤意猶謂未爾。卿博學洽聞，故

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

足下過我家而不存問我，足下是爾芥曲針，自不為我所牽。時日磾往壽春，漢熹平四年詔諸生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刻石立大學門外，名曰石經。使後學取正焉。邕字伯喈，光祿大夫楊賜之子。五官中郎將，堂溪典，潁川人。東方吳也。此謂日磾論吳國人士也。今孫伯符向虞翻語之，故云我東方人。

以我屬上非，前前時也。

言前時欲令卿行，卿不欲行，故使張子綱行。蓋時子綱未還，故下有恐危語。

許許都也。實贊同委贊，言為臣也。權孫權字仲

謀，孫策弟也。張紘為會稽東部都尉。柝俗作楠音

南。榴讀為榴。楠榴文理甚美。劉子桓楠斲覺以成罽

錦之榴是也。又有為屏風為浴盆為杯者。陳琳字

孔璋，子布。張昭字也。官轉吳將軍。魏王朗字景興

小巫太平御覽巫部引莊子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

此其所以終身弗如也。此陳以小巫自况也。常嘗通

卿不願行，便使張子綱吳志曰：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遊學京師。後避地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征討。江表傳曰：權於羣臣

多呼其字，唯呼張昭曰張公。恐子綱不能結兒

輩舌也。吳書曰：紘見柝榴枕，愛其文，作賊。陳琳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足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盡矣。

李合伯常聘吳，吳王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

為人弟。合伯曰：願為人兄。吳王問何願為兄。合

伯答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王及羣臣稱善。華陽

提辰之切音時

側息側身以休息不得安
佚也

晉書渾襲父爵涼陵侯以
平吳功封子澄為亭侯
吳前都武昌後都建業
醜所綺切下酒也

王渾本魏臣

疆禦強梁禦善者見詩經
此言有權勢者濟萬年兵
羌人也事詳自新篇

世說新語

卷一

七

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祖光朱提太
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養於祖母治春秋
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祖母以孝
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
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

王渾平吳之日晉書曰王渾字元冲太原晉陽人父景魏司徒渾沉雅有器量

以平吳功封一子登建業官醜酒既酣謂吳人

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時周子隱答曰漢

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

戚豈唯一人王大有慚色虞預晉書曰周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

鮒吳裨將軍處入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

避疆禦齊萬年反以建威將軍西征臨陣慷慨
奮不顧命遂死於戰

帝之外祖母是甄氏之婦
也其母者即甄皇后甄逸
妻張氏是明帝之外祖母
此為甄儼妻劉氏起館也
劉氏為帝舅氏之妻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魏本傳曰帝諱

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

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

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

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是為明帝魏書曰文

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

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薨于暢嗣起大第車

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

侍中繆襲曰文章敘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陸

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

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

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

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

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園

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

詩大雅世有哲王小雅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借言無極之思念也鍾左傳參閱損皆孝子注聚也王戎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按鍾情在戎前渭陽送舅氏詩也今明帝為舅氏之妻起館也

按魏志名其里曰潯陽里
不言館名也故注駁之

世說箋本
卷一
身母非外祖母也且渭
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世說箋本卷二終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possibly including a date and a name.

2000-
X22



